

绥城风云

建宁解放史话之一

政协福建省建宁县委员会

建宁文史资料第八辑

绥城风云

• 建宁解放史话之一 •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建宁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月

建宁县文史资料

第八辑

（内部发行）

一九八八年十月一日

*

建宁县印刷厂承印

前 言

1990年2月11日，是建宁县解放40周年纪念日。

为了歌颂广大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宁解放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教育大家学习革命老前辈、英雄烈士的崇高品德和献身精神，以史为鉴，增强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我们决定编辑这一套《建宁解放史话》小丛书。

《史话》全书为三部集，书名顺序是《绥城风云》、《饶山风雨》、《滩川风雷》，总共约20万字。三部集将陆续刊载在《建宁文史资料》的第八辑、第九辑和第十辑上。

《史话》主要反映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政权建设等方面的内容。时限大致从建宁解放前夕至1952年底，

即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为止。

《史话》计划在建宁解放40周年之际全部出齐。具体安排在1988年国庆节、1989年春节、1990年元旦各出版一集。

欢迎来稿。

本书责任编辑李洪山

建宁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8年国庆节

目 录

绥城旧事

.....	江作宇 (1)
开辟西北.....	(1)
坚守空城.....	(4)
为民除害.....	(8)
瘴疠之灾.....	(12)

匪窟招降谈判

.....	刘希增 (15)
-------	------------

里心剿匪记

.....	王茂盛 (25)
剿匪不离响导.....	(26)
识破余遇时.....	(28)
活捉朱树棠.....	(30)
困死夏仕才.....	(34)
击毙吴祖福.....	(35)
上黎失利.....	(37)

先发制人·····	(41)
动荡的区西南·····	(42)
缉捕江西流寇·····	(48)
智擒元凶·····	(51)
镇压反革命·····	(54)

建宁县公安局的初期活动

·····王世武	(59)
看守犯人·····	(59)
执法刑场·····	(63)
维护治安·····	(64)
整建队伍·····	(68)

从黑夜到黎明

——建宁解放前夕我的经历和见闻

·····李洪山	(71)
秘密结社·····	(72)
犯颜止兵·····	(79)
执政走马·····	(86)
枭雄猬集·····	(93)
戡乱安民·····	(103)
古城新生·····	(115)

建宁青年联谊社的形成与活动

·····姜 雄 邹修桐	(119)
--------------	---------

建宁三次“应变会”内幕

.....张仲翼遗作 (129)

县政府精简行政机构会议..... (129)

县参议会扩建地方武装会议..... (131)

建宁县城厢治安指挥部成立会议..... (133)

• 地方人物介绍 •

七个旅渝建宁人

.....李洪山 (135)

范克洪..... (136)

宁李泰..... (137)

阮宗权..... (139)

王希祥..... (141)

丁伯恒..... (142)

廖天任..... (142)

李世芳..... (143)

绥城旧事

江作宇

南平解放之后，我在专署任副专员。那时候，全国胜利形势发展很快，我们的军事力量一时摆布不过来，将（乐）、泰（宁）、建（宁）一带还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准备派往这三个县的地方干部，组成地委民运工作队，以武英富、王英贤为正副队长，先集中在南平夏道工作。

开辟区北

到了1950年1月下旬，地委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向西北纵深发展，解放全地区；并命我兼任中共建宁县委书记。于是，我与将泰建干部略事准备，即整队出发。人民解放军二五〇团派出部队护送。有一个连一直把我们送到建宁。我们晓行夜宿，一路平安无事。

毗邻的江西省早已全境解放。我们出发之前，南平军分区便与抚州军分区取得联系，请他们同时派出部队进驻泰宁、建宁，协助我们扫清前进障碍。四野部队如约践行，按时发兵，分路攻入了泰宁城和占据了建宁城。可是，我们这些人却姗姗来迟。到建宁的江西部队等得不耐烦，组织了地方临时维持会，已经动身要走了。老百姓惶恐不安，夹道进行挽留。社会上传说我们是在三千八百坎遭到胥澄冶匪部狙击，因而滞留途中。其实，哪里有这回事！

为什么耽搁了呢？原来，在我们南平，从地区到县到区，在各级领导干部中都有山西人。顺昌解放较早，我们经过该县时，过路的和当地的山西人是老关系，他们异地相逢，亲热得很，于是挽留了一天又一天。我们到将乐，留下在将乐的也是这个样，硬是等到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大家共同庆贺了一番，才让泰宁、建宁的干部离开。这样婆婆妈妈，走走歇歇，行动怎么快得了呢！

派到建宁的地方工作人员，从南平出发时，一共20人，我们谑称之“19个半”，这是

把其中 1 个当炊事员的俘虏兵权充作半个干部。这些干部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从山西老解放区来的，他们对敌斗争观念强烈，农村工作经验丰富。二是上海随军南下的大、中学生，即“南下服务团”成员，他们有文化，精力充沛，革命热情高。三是原属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队员，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有战斗经验，对闽北山区情况比较熟悉。此外，行军途中，我们还在南平、顺昌、将乐收容了当地知识青年 6 人，在洋口接纳了建宁来人 3 人。所以，这支队伍抵达建宁之时，已有 29 人，人数扩充了近一半。

建宁于 1950 年 2 月 11 日获得解放，只差几天，就到除夕了。我们抓紧时间建立机构，县委、县政府、公安局、银行、税务所首先搭起了架子，选定地址，开始办公。过了老历年，我们又派出干部，开辟第一区、第二区的工作。当时苦于人手太少，工作局面不能全面铺开。

为此，县委决定举办建宁县知识青年学习班，吸收一批新干部。这项工作由我负责，县

委组织干事宋林忠、政策研究室干部陈成章充作我的助手。记得是在县委会里（县招待所餐厅现址）办班，有李长坤、李洪山等20余人参加。我们通过宣讲革命形势与任务，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在学员初步树立起革命人生观的基础上，动员他们投身革命事业，下基层锻炼，为革命队伍增添了新生力量。

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育奎主张在农村吸收积极分子。他认为我撇开党政军要务，专心致志和一帮青年空谈什么“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会白白浪费时间。我主要考虑乡下土匪多，阶级敌人搞破坏，基本群众还不敢接近我们，扩干工作势必迁延时日，远水难救近火。结果，这些学员经过几天学习，就纷纷走上工作岗位，表现一般也不错。张育奎后来也说，这是扩干的一条捷径，是个好经验。

坚 守 空 城

时间过了一个多月。由于护送我们来建宁的二五〇团部队另有任务，奉命于1950年3月

29日离开了建宁。

当时，在建宁境内的土匪有一两千人；而我方包括从南平来的，沿途收容的，当地吸收的，统统加拢在一起，也不足50人。至于陆续报到的一些旧职人员，因为对他们的政治面貌还不清楚，不能作为依靠对象。面对敌武装力量数十倍于我的严峻形势，部队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地委通知，由我们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可以留下，也可以撤退到泰宁。究竟撤不撤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拉锯战”对革命形势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在红军北上抗日之后，建宁苏区受到过国民党的严重摧残，至今一些村庄还荒无人烟；解放前夕，四野部队三进三出，匪徒们乘机掳掠，迫害革命者，在群众中制造过极大的恐慌与混乱。群众害怕我们走，我们也说过了不走，如果言而无信，后遗症一定很多，今后的事情不好办。当时县委常委的工作，是由我和张育奎、副县长王英贤三人负责。我们权衡利弊之后，下定决心留守建宁，坚持到

接防部队前来。

部队调走的当天，土匪的便衣就三三两两进了城。泰宁匪首严正的上千人马，随即开拔到离建宁城关只有五华里的地方扎营。他们不断探听消息，调兵遣将，积极准备攻城。

我们迅速撤出城外布防，防备土匪前来攻打。我们通知一、二区的干部全部回城，让县属机关干部离开单位，组织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上了东山；城里只留下公安局的几个人进进出出，虚张声势。因为群众认识公安干部，见了他们，就知道共产党人还留在建宁；同时，也有一些犯人需要看守。

我们将主力摆在东山头，对万安大桥，对黄舟坊、河东，对水南这几条来路，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土匪如果从溪口方向沿下坊街进城，尽管河边的房子遮栏了视线，只要他们通过大桥，也不难于对付。我们居高临下，一个个瞄准了打，可以杀死他们许多人。光凭我和胡昌松手中的两支卡宾枪，也能发挥不小的杀伤力。即使敌人来得多，我们守不住了，在东山上也便于向泰宁方向转移。西门地形复杂，

不利攻守，就不去管它了。

埋伏在东山的干部，间或也轮番回机关转一转。每逢此时，张育奎、王英贤即到县委、县政府坐镇，我就率队在周围警戒、巡逻。黄昏以前，大家或前或后分散走，一个个又都上了山。

我们在县政府的大门口安了岗哨。大门口有一对砖砌的小碉堡，我们白天派江良业等人穿上军服在堡前站岗，主要为了安定民心，予人以解放军犹在的印象；晚上则由李洪山等人隐蔽在堡内，负责观察周围动静，有了情况，马上鸣枪报警。我们分析过，敌军可能借夜色掩护展开运动，进来了，首先必定攻打县政府，这里是全城最敏感的地区，如果能及时发现敌人，我们在战斗中就能争取主动。

在深夜，我们秘密埋藏了银行库房的钞票、粮食科的粮草票和国民政府的重要档案。

我们还召集保甲长开会，布置粮草征集任务，指定厂家加工大米，并派人到大街小巷号房子，在门壁上标明某处住几营几连几多人，

用这样一些办法来迷惑敌人。

总而言之，我们立足于“守”，为求万全之计，作了“守”和“走”的两手准备。

土匪被我们制造的假象迷惑，中了“空城计”。当时，我们所以敢于摆下空城计，这是我们利用了江西剿匪部队几次来建宁，有时“明退暗不退”的情况事实，使土匪对我军行动意图捉摸不定，产生怕上当的心理，因而徘徊不前。到他们摸清了我们内情，即将大举进犯之时，我们的援兵也赶到了。

4月2日上午，县长董德兴走马上任，他从三野第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带来60多个武装齐全的转业干部。第三十二军第二八七团的第一营，也一同前来建宁剿匪。

危机终于解除了，艰难的三天三夜平安度过了。我如释重负，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

为 民 除 害

“剿匪安民”是我们在解放初期的首要中心任务。

从一开始，我们就十分重视做余遇时的工

作。余是国大代表、县参议长、民众自卫总团长，他虽然不直接统兵，可是和掌握军权的副总团长朱树棠合作多年，互相利用，十分肝胆；和隘内外的各路匪徒也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余家在里心靖安，他每次进城，我们都坦诚相见，以礼相待。县委领导同志不厌其烦地向他讲述形势，阐明政策，指示出路，希望他能够发挥个人影响，瓦解群匪来归。余遇时善于应对，说话字斟句酌，口口声声拥护共产党，一再表示要立功赎罪。县委对余遇时寄托了很大希望，所以他在初期还很红。时日一长，我们接触多了，经过实践的检验，慢慢发觉此人倚匪自重，左右逢源，口不应心，和我们离心离德，在政治上很不可靠。

汪盈科是农工民主党福建省福州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是建宁人，和余遇时素有交往。我们在福州，曾多次向汪盈科了解余遇时的经历和为人。因为余遇时自称是农工民主党成员，该组织也有人在建宁说他的好话。我们要求澄清事实。汪盈科的回答总是那么期期艾艾，含糊糊，不肯明确表态，有时听他说了许多，